

## 《周颂·小毖》考论

姚小鸥 王克家

**提 要** 结合相关史事,可知《小毖》产生于“周公居东”期间。考辨篇中关键字句,可见《小毖》是成王在先祖神灵前诉说内心忧闷的诗篇。篇中,成王以鸟儿自喻,情感真挚,形象生动。本文指出,内心戒惧,黽勉于是是《小毖》篇意旨所在。

**关键词** 《小毖》 周公居东 自求辛螫 敬慎威仪

《小毖》在《周颂》中独具特色,篇中无祝颂之辞或告成之语,与经典的《颂》诗有很大不同。孔颖达谓其“不论神明之事……和乐之歌而已”。<sup>①</sup>本篇看似文意简明,实则与周礼的核心精神密切相关,蕴含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关于其主旨,《诗序》言“嗣王求助也”。《郑笺》:“天下之事,当慎其小。小时而不慎,后为祸大,故成王求忠臣早辅助己为正,以救患难”。其所言“后为祸大”系指三监、武庚叛乱:

始者,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,成王信之,而疑周公。至后三监叛而作乱,周公以王命举兵诛之,历年乃已。故今周公归政,成王受之,而求贤臣以自辅助也。<sup>②</sup>

考诸诗文,可知《传》、《笺》等所述及的诗篇创作背景,未必确当。

武王在克商后不久病逝,新建立的西周政权尚不稳固。<sup>③</sup>当时,周公是统治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有迹象表明,周公与成王及王室其他成员之间存在某些矛盾。<sup>④</sup>除上引文提及的管、蔡之乱外,周公居东与周公东征等相关史事在《尚书·金縢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等传世文献中亦多有记载,常为学者所论及。

“周公居东”最早见于《尚书·金縢》:

武王既丧,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,曰: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周公乃告二公曰:“我之弗辟,我无以告我先王。”周公居东二年,则罪人斯得。于后,公乃为诗以贻王,

① 孔颖达《周颂谱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582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600页。

③ 如杨宽先生指出“当时周克殷才两年,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,同时东方有许多夷族的方国还不属于周的统治范围,很容易出现‘闻武王崩而畔’的局面”。杨宽《西周史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,第140页。

④ 传世文献中对周王室内部的尖锐矛盾,虽有记载,但颇为隐晦。如《金縢》篇“周公居东二年,则罪人斯得。于后,公乃为诗以贻王,名之曰《鸛鸣》,王亦未敢诮公。”《大诰》言“有大艰于西土,西土人亦不静”。参看李民《〈尚书·金縢〉的制作时代及其史料价值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,1995年第3期。

名之曰《鸛鵲》。王亦未敢诮公。<sup>①</sup>

新出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有《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》篇,从其内容可以确定其为《金縢》篇抄本。该篇涉及“周公居东”的段落如下:

就后武王陟,成王犹幼在位,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: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周公乃告二公曰:“我之□□□□亡以复见于先王。”周公宅东三年,祸人乃斯得,于后周公乃遗王诗曰《鸛鵲》,王亦未逆公。<sup>②</sup>

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相关史事的记载基本一致,这说明,周公曾出居东方,在先秦时期曾作为历史事实而广为流传。

除“周公居东”外,传世文献中还有“周公奔楚”的记载。今所见文献中,“周公奔楚”的说法始于汉代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载:

初,成王少时病,周公乃自揃(剪)其蚤(爪)沈之河,以祝于神曰:“王少未有识,减神命者乃旦也。”亦藏其策于府。成王病有瘳。及成王用事,人或谮周公,周公奔楚。成王发府,见周公祷书,乃泣,反周公。<sup>③</sup>

据司马贞《索隐》引讎周云:“秦既燔书,时人欲言金縢之事,失其本末,乃云‘成王少时病……’”。按,《金縢》言周公为武王卜,《史记》载为成王祷,其所述事件性质大体同类,“周公奔楚”当有所本。<sup>④</sup>清华简《金縢》所记载的相关史实,可以印证讎周所言可信。<sup>⑤</sup>

关于“周公居东”与“周公奔楚”之间的关系,以及“楚”地所在,学界历来有不同认识。或云周公居东与奔楚为一事。<sup>⑥</sup>或认为“居东”、“奔楚”之说“皆非信史”。<sup>⑦</sup>或认为“居东”与“奔楚”为两事,“奔楚”指周公“广伐南国”。<sup>⑧</sup>

按,周原甲骨 H11:98 刻辞“女公用聘”对认识前述问题提供了新线索。学者在对该甲骨刻辞进行释读时,多将“女”读为“汝”,认为“汝公”指周公,<sup>⑨</sup>“汝公用聘”是“周公用朝聘”之意。<sup>⑩</sup>

① 《尚书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 197 页。

② 为便于排印,引文采用通行字体。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一)(下册)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 2010 年版,第 158 页。

③ 司马迁《史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82 年版,第 1520 页。

④ 《蒙恬列传》、《论衡·感类》中亦有相似说法。《论衡·感类》篇,“周公奔楚”一句,刘盼遂按语云:“据仲任此言,是古文《尚书金縢》篇‘周公居东二年’,东者为奔楚也”。但其并未具体考证,且未明楚之何地。见黄晖《论衡校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90 年版,第 788 页。

⑤ 参见刘国忠《从清华简〈金縢〉看传世本〈金縢〉的文本问题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,2011 年第 4 期。

⑥ 如清人俞正燮、崔述均持此观点。参见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,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18 页。崔述《丰镐考信录》,商务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,第 71—72 页。近人徐中舒先生亦认同此说。见《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》,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(第七辑),北京:中华书局 1987 年版,第 147 页。

⑦ 孙次舟《周公事迹之清理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 4 卷合刊本,转引自陈昌远《“周公奔楚”考》,《史学月刊》,1985 年第 5 期。

⑧ 参见陈昌远《“周公奔楚”考》,《史学月刊》,1985 年第五期。

⑨ 王宇信《西周甲骨探论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,第 123—124 页。

⑩ 徐锡台《周原甲骨文综述》,西安: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66 页。

王晖先生对“汝公”何以断为“周公”的原因进行了说明。他依据“公”字在西周春秋时文献及金文中的用法推断,“公”通常是“王之卿士”。王晖先生并指出,“汝”系“汝地”,即汝水一带。“因临时居住在汝水流域一带,故被称为‘汝公’,这与先秦时期因迁徙或临时居地而变更名号的情况完全相同。”故此,“汝公”是周初曾在汝地活动过的周王室的重要成员。这可与《豳风·九罍》所述内容互相参照。<sup>①</sup>王晖先生的论述极具启发性。《九罍》全篇如下:

九罍之鱼,鱄魴。我觐之子,衮衣绣裳。  
鸿飞遵渚,公归无所,于女信处。  
鸿飞遵陆,公归不复,于女信宿。  
是以有衮衣兮,无以我公归兮,无使我心悲兮!<sup>②</sup>

旧注将《九罍》诗旨系于周公。《诗序》云:“《九罍》,美周公也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”。孔颖达《正义》:

作《九罍》诗者,美周公也。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。此序与《伐柯》尽同,则毛亦以为刺成王也。周公既摄政而东征,至三年,罪人尽得。但成王惑于流言,不悦周公所为。周公且止东方,以待成王之召。<sup>③</sup>

按,诗篇言“衮衣绣裳”,从周代服志来看,足见此“公”的确具有相当的地位,符合周公的地位。王晖先生进一步指出,“于女信处”、“于女信宿”二句中,“女”通“汝”,应作地名解,指汝水一带。篇中“公”为“汝公”,与甲骨刻辞“女公用聘”中的“汝公”同为周公。王晖先生认为,由此可见,周初周公曾在汝水流域活动过。

我们认为王晖先生的论述极为有见,将《九罍》篇第二、三章进行分析可增加其上述论证的可信性。《九罍》篇中相关内容如下:

鸿飞遵渚,公归无所,于女信处。  
鸿飞遵陆,公归不复,于女信宿。

我们发现,“鸿飞遵渚,公归无所”与“鸿飞遵陆,公归不复”两句与《周易》中《渐》卦的爻辞十分相似:

《渐》:女归吉。利贞。  
初六:鸿渐于干,小子厉有言,无咎。  
六二:鸿渐于磐,饮食衎衎,吉。  
九三:鸿渐于陆,夫征不复,妇孕不育,凶,利御寇。  
六四:鸿渐于木,或得其桷,无咎。  
九五:鸿渐于陵,妇三岁不孕,终莫之胜,吉。  
上九:鸿渐于陆,其羽可用为仪,吉。<sup>④</sup>

按,上引爻辞中,“鸿渐于…”等句系爻象,“小子厉”、“无咎”、“吉”、“凶”等为断占之辞。对比可见,《九罍》篇中“鸿飞遵渚”、“鸿飞遵陆”与“鸿渐于干”等相类,当为占象。

① 王晖《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3年版,第145—164页。

② 《毛诗正义》,第399页。

③ 《毛诗正义》,第399页。

④ 《周易正义》,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63页。

“公归无所”、“公归不复”两句的性质则与断占之辞相近。由此可推断,诗篇作者为周公占筮,得到“鸿飞遵渚”、“鸿飞遵陆”的卦象,并由此作出“公归无所”、“公归不复”的断辞。占筮结果预示着周公前路凶险。故诗云“于女信处”、“于女信宿”,建议周公暂留汝地而不发。

汝水流域在成周的东南方向。周公于汝水一带活动,故曰“居东”。战国时期,汝水流域已尽归“楚地”。秦汉时,人们仍惯用战国时期行政区划的旧称,故汉人称“居东”为“奔楚”。论述至此可见,《金縢》篇所言“周公居东”与《史记》等所载“周公奔楚”很可能是同一史实的不同说法。

傅斯年先生指出,鲁国初封地大约在今天河南鲁山县附近。他说“今河南有鲁山县,其地当为鲁域之原”。<sup>①</sup>按,今河南鲁山县在汝水南岸。前文已述,周公曾在汝水流域一带活动过。如此,“周公居东”、“周公奔楚”之处即为周公初封之地。“周公居东”是指周公因王室内部矛盾而出居封地。<sup>②</sup>这与《九罍》篇中“公归无所”、“公归不复”等句可以对应。

这里我们顺带对周公居东与其东征的时间先后顺序稍作讨论。《九罍》篇孔颖达《正义》云:

此序与《伐柯》尽同,则毛亦以为刺成王也。周公既摄政而东征,至三年,罪人尽得。但成王惑于流言,不悦周公所为。周公且止东方,以待成王之召”。

《正义》言周公先往东征,返回途中滞留于东方,此说疑点颇多。首先,周公既已平定叛乱,管、蔡之流言云云则已无来历。其次,周公东征胜利后,天下太平,此举巩固了周公在王室内部的地位,自然无须避居他处。故此我们以为当先有居东之事,再有东征之举。然而由于史书语焉未详,事实如何,还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通过以上论述,我们将《小毖》篇产生的时代范围在“作于成王时”的基础上进一步判定为成王作于“周公居东”期间。明确了《小毖》篇的创作背景,下面阐述其意旨。为论述方便,将《小毖》全篇移录如下:

予其惩而毖后患,莫予荍蜂,自求辛螫。肇允彼桃虫,拚飞维鸟,未堪家多难,予又集于蓼。<sup>③</sup>

“予其惩而毖后患”,《郑笺》云“惩,艾也”,意为“惩治”。

按,除《小毖》篇外,《诗经》中“惩”字尚有六见,《传》、《笺》多释为“止”。细察可见,径以“惩”为“止”,前后诗句在逻辑上难以通顺。如《小雅·沔水》篇“民之讹言,宁莫之惩”,《十月之交》“哀今之人,胡憯莫惩”等。<sup>④</sup>高亨先生训为“戒”则较“止”更进一步。<sup>⑤</sup>

① 傅斯年《大东小东说》,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(第2册),北京: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101—109页。

② 王晖先生在《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》中亦有论述。《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》,第145—164页。

③ 《毛诗正义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600—601页。

④ 此六处分别为“民之讹言,宁莫之惩”(《小雅·沔水》),“民言无嘉,憯莫惩嗟”(《小雅·节南山》),“不惩其心,覆怨其正”(《小雅·节南山》),“民之讹言,宁莫之惩”(《小雅·正月》),“哀今之人,胡憯莫惩”(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),“戎狄是膺,荆舒是惩”(《鲁颂·閟宫》)。唯《閟宫》“荆舒是惩”一句《郑笺》以为“惩,艾也”,余者《传》、《笺》皆释为“止”。

⑤ 见高亨《诗经今注》相关篇目注释。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清人马瑞辰云：

愆古通作征。《楚辞》“不清征其然否”，清征谓审察也。《左氏》襄二十八年《传》“以征过也”，杜《注》：“征，审也。”征又通证，《中庸》：“虽善无征”，郑《注》：“征或作证”是也。此诗前二章皆言忧诸侯之不共职，三章乃言诸侯本循其职，而以为不率职者，实王误听伪言之故，故言飞隼犹率其常，而民之谗言乃莫之审，疾王不能察讫也。《正月》诗“民之讹言，宁莫之愆”义同。《传》、《笺》并训为止，失之。<sup>①</sup>
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“愆”字下云：“古亦假征为愆”。<sup>②</sup>古人语汇含义丰富，一字往往有多重内涵。<sup>③</sup>实际上，“察”、“戒”、“止”，三者之间有密切联系，即先有所察，继而知戒慎，讹言恶行方能止焉。“愆”字三义皆备，用时或偏重其一。前引马瑞辰之说即指出了“愆”字的一个重要含义，即“愆”作“征”解，有审察、反省之意，所“愆”者当为自身言行。《小毖》篇中“予其愆而毖后患”之“愆”即当以此解，此言当审察、反省过错，戒慎来日，系成王自诫之语。

“莫予莽蜂”。《毛传》谓“莽蜂，摩曳也”。《郑笺》：“群臣小人无敢我摩曳，谓为谗诈诳欺，不可信也”。孔颖达《正义》引孙毓云：“群臣无肯牵引扶助我”。“莽蜂”当从《传》、《笺》释为“牵引”，朱熹以“蜂”为“小物而有毒”之蜂蚕类，并解“莫予莽蜂”为“莽蜂而得辛螫”，<sup>④</sup>不确。

“予”当从《笺》训为“我”。“莫予莽蜂”即“莫莽蜂予”之倒，《正义》引孙毓言“群臣无肯牵引扶助我”正得其意。该句中，主语是否定代词“莫”，宾语是“我”、“之”等代词。这种情况下，宾语一般总放在动词之前，构成倒装句。这种倒装的用法多见于《诗经》中的其他篇目，如“莫之敢指”（《邶风·蟋蟀》）、“亦莫我顾”（《王风·葛藟》）、“莫我肯顾”（《魏风·硕鼠》）、“宁莫之愆”（《小雅·正月》）、“宁莫我听”（《大雅·云汉》）、“则莫我敢承”（《鲁颂·閟宫》）等。

“自求辛螫”，《郑笺》云：“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，谓将有刑诛”。马瑞辰解“辛螫”为“辛勤、辛苦”，指出“此承上‘莫予莽蜂’，盖谓任人者逸，自任者劳，莫与牵引扶助，徒自求辛勤耳”，<sup>⑤</sup>可从。故此，“莫予莽蜂，自求辛螫”二句意为，无人扶助，只得自己操劳，独自应对。

除“自求辛螫”外，《诗经》中有“自求多福”（《大雅·文王》）、“自求伊祐”（《鲁颂·泮水》）等句。其中“自求”一语皆强调身体力行，黽勉从事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言：

① 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570页。马瑞辰所引《楚辞》“不清徵其然否”系《九章·惜往日》中一句。今据宋人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，其原句为“君含怒而待臣兮，不清澈其然否”。王逸注“澈，一作澂”。见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50页。“徵”、“澂”音近相同，故马瑞辰径作“徵”。“愆”、“徵”可通用亦见于《荀子·正论》“凡刑人之本，禁暴恶恶，且徵其未也”，杨倞注云“徵，读为愆”。见王先谦《荀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328页。

② 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515页。

③ 如《周颂·雍》“绥我眉寿，介以繁祉”，《郑笺》云“安助之以考寿与多福禄”。“绥”为“安抚”，实则有“赐”之义。故“绥我眉寿”一句当理解为“赐我长寿以使我安”。高亨先生此处将“绥”径释为“赏赐”。《诗经今注》，第493页。

④ 朱熹《诗集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233页。

⑤ 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100页。

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《诗》云“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”……此之谓也。

孙奭《正义》云“夫人必自畏然后人畏之,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,是其祸福无不自己求之意也”。<sup>①</sup>按,孙奭所言是其较浅显的含义,这一观念实则有深刻的历史渊源。《诗经》中“敬慎威仪”一语即对此有所体现。

“敬慎威仪”意为恭敬谨慎而有威仪,虽文义简明,而内涵深刻,《诗经》中凡三见:

敬慎威仪,以近有德。(《大雅·民劳》)

敬慎威仪,维民之则。(《大雅·抑》)

穆穆鲁侯,敬明其德,敬慎威仪,维民之则。(《鲁颂·泮水》)

先秦时期,在上位者不但是政治首脑、军事首长和宗教领袖,同时承担着道德楷模的责任,其行止对于其臣民有垂范作用。慎于言行,不仅是“礼”对君子的外在要求,更是其内心有所戒惧的自然表现。“敬慎威仪”方可“近有德”而为“民之则”,亦即“人必自畏然后人畏之”。故,“敬慎威仪”是“自求伊祜”的具体行为方式。

由此可知,“自求辛螫”乃成王自言要内心戒惧,自我省察,<sup>②</sup>并自励当黽勉于事,体现了“敬”这一“礼”的核心精神,而绝非《笺》所云“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”。《郑笺》释为“毒螫”,盖为朱熹误解“莫予弄蜂”中“蜂”为蜂蛰之根源。

“肇允彼桃虫,拚飞维鸟”,《毛传》谓“桃虫,鷦也,鸟之始小终大者”。《笺》云“肇,始。允,信也。始者信以彼管、蔡之属,虽有流言之罪,如鷦鸟之小,不登诛之,后反叛而作乱,犹鷦之翻飞为大鸟也……”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云“今为彼说,以‘桃虫’为小鸟,势必以‘鸟’为大鸟,增添语字,以就已说,可乎?……盖谓虫之小物忽变而为飞鸟,以喻武庚其始甚微,而臣服后乃鸱张也。”<sup>③</sup>按,方玉润虽指出以“鸟”为“大鸟”属增字解经,然其结论仍不脱旧说之窠臼。

“肇允彼桃虫”句,高亨先生《诗经今注》认为“肇,发语词”。杨树达先生亦据金文文献,认为“肇为句首语词”,“或有释肇为始为敏者,非也”。杨先生并辅以传世文献如《尚书·酒诰》:“肇牵车牛,远服贾,用孝养厥父母”等,明确指出“《诗·周颂·小毖》曰:‘肇允彼桃虫,拚飞维鸟。’肇字亦无义,《郑笺》释肇为始,非也。”<sup>④</sup>高亨先生在《周颂考释》中指出:

允疑当作似。《说文》:‘偁,象也,从人,吕声。𠂔,信也,从人,吕声。’据此似允皆人吕之合体,形相近,古或本一字也。<sup>⑤</sup>

联系上下诗句可见,“肇允彼桃虫”一句的主语当为“予又集于蓼”之“予”,唯有此处“允”作“似”解,此为成王自比桃虫之言,“集于蓼”一语才有着落。桃虫,又称作“鷽鷽”,是一种体型极小的鸟,非“始小终大者”。

① 《孟子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2690页。

② 此与《小毖》篇首“予其怨而毖后患”中“怨”字意义相通。

③ 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617页。

④ 参见杨树达《肇为语首词证》,《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373页。

⑤ 高亨《周颂考释》(上)《时迈》篇“允王维后”一句注解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(第4辑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,第101页。

“拚飞维鸟”,旧注训“维”作“为”,有“化为”的意思。这一训释是受上句“肇”误解之影响,实应解作“其”。“维”字的这一用法在《诗经》中常见,如“十千维耦”(《周颂·噫嘻》)、“不显维德”(《周颂·烈文》)等句中,“维”皆作“其”。既有“肇”为发语词,“允”读为“似”,“维”作“其”,则“肇允彼桃虫,拚飞维鸟”二句意为“好似鸛鹑,上下翻飞”,与下文“予又集于蓼”呼应。

“予又集于蓼”句,“蓼”,《传》、《笺》未解,孔颖达《正义》只云“辛苦之菜”,未明究竟何物。高亨先生解为“蓼,水草名,高二三尺,茎有节,秋天开红白花,根茎叶均有辣味”,<sup>①</sup>又《周颂考释》云:“小鸟集于蓼上,微风则摇,厉风则折,以喻处境之危,与《荀子》所云‘系之苇苕’取譬略同,与辛苦无关”。<sup>②</sup>按,蓼草,水边生长,植株长且细,鸟集其上必随风飘摇。此即《传》所言“集于蓼,言辛苦也”。高亨先生所引《荀子·劝学》一段正是对“予又集于蓼”一句的生动注解,成王以鸟集于蓼自喻身处风雨飘摇、动荡不安的处境中,与前文“莫予荂蜂”及《诗序》“嗣王求助”之说相呼应。

由上文可见,《小毖》是周成王在先祖神灵前诉说自己内心忧闷的诗篇。前三句写成王自我省察,言其虽乏人辅助,亦当自励。后四句成王以鸟儿栖居蓼草弱枝比喻自己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中。诗篇文字洗练,情感真挚,形象生动,信为三百篇中之上品。<sup>③</sup>人们以往认为《颂》诗尤其《周颂》形式板滞,语言单调,本文对《小毖》内容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《周颂》进行新的审视。

《小毖》未明言庙祀而被列于《周颂》,其原因在于诗篇意旨强调了人主内心戒惧,黽勉于事的观念。这一观念是周礼核心精神“敬”的重要构成,不仅是周人的德行准则,更与后世儒家所言“慎独”有相通之处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姚小鸥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100024;

王克家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100024)

(责任编辑 晓 思)

① 高亨《诗经今注》,第500页。

② 高亨《周颂考释》(下)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(第六辑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,第90页。《荀子·劝学》云“南方有鸟焉,名曰蒙鸠,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,系之苇苕,风至苕折,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,所系者然也”。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,第4页。

③ 姚小鸥《编序、选目、解说及注释商榷——评中华书局版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〉(第一卷)》,《文艺研究》2008年第4期。